

■工友情怀

1986年父亲所在的机床厂扩招,当时刚从看守所里出来的肖叔叔被原单位除名,一家人窘困至极,两个儿子都在上学,肖婶儿见到同是街坊的父亲开口就是“宋大哥,我们活不下去了……”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倒在我家门前。父亲在厂里管一些事,破例招收了肖叔叔夫妻上班。父亲说:“千不看万不看,要看两个娃,没钱供他们上学,他们就会过早地走入社会,没知识,孩子一辈子就毁了。”

肖叔叔在工作中,如同野马一样,不服管教,什么事都仰仗父亲。单独操作机台时,总是毛病频出。厂里很多人都在背后嘀咕肖叔叔看人走眼,为此妈妈在厂里听了许多小话,回来抱怨父亲的多管闲事,每到这时,憨厚不善言辞的父亲就蹲在院子里吧嗒着旱烟。

进入厂里第四个月时,肖叔叔遇到了一件大事,也是这件事,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。

厂里来了一批先进设备,工友们都想操作新机器,积极去报名参加培训,掌握新技术上机后,工资也会相应的上涨。肖叔叔求了父亲,并一再保证自己好好学。父亲顶着压力,把自己手里徒弟的一个名额让给了肖叔叔。

培训过后,肖叔叔如愿上了机器操作台,几天后,由于他疏忽大意操作失误,价值一万多块钱的机器在他手里报废了。当时在厂里德高望重的父亲如当头挨



有时,爱是拳头

□宋千寻 文/图

了闷棍,翘起得站不稳。手下一干徒弟义愤填膺地要去收拾肖叔叔,被父亲拦住。

那天夜里,父亲请肖叔叔在空旷的厂子里喝酒。肖叔叔胆怯地低着头,父亲一口把半瓶酒喝下去后,拎起肖叔叔的脖领子连给了他三拳。一辈子不轻易流泪的父亲坐在地上泪如雨下,“小肖呀,人不是这么活的,你要让自己的儿子一辈子瞧不起自己有这样一个爹吗?”

后来父亲用自己的工资和肖叔叔大半年的工资,顶上了厂里的损失,又厚着脸皮去求厂长也是自己的老战友不开除肖叔叔。厂长叹一口气:“哎,老班长,半辈子你也没为自己家的困难求

过我一次,为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,一个混球……”肖叔叔挨揍那晚,跪在我父亲面前涕泪横流。后来肖叔叔跟老婆说,“宋大哥的拳头和那句话打醒了我”。

三十年过去了,肖叔叔做到了高级技师,两个儿子大学毕业都有所成就。父亲走的那天,肖叔叔的两个儿子披麻戴孝,跪迎奔丧的人。肖叔叔满头白发,出殡那一刻“扑通”跪在地上,长喊了一声:“哥,你走好!”看哭了所有送殡的人。

春节时肖叔叔送来了几十年前两家人合影的翻洗版,原版永远地留在他的身边,这张照片隐藏着两家人几十年的友情岁月,也是父亲美德的存念。

■图片故事

老邻居胖姜婶

□刘洪静 文/图

帮母亲整理房间,看到老照片,不觉聊起了老邻居胖姜婶。

胖姜婶和我家门对门一住就是七年。胖姜婶是地道的农村妇女,银盘大脸,水桶腰,能吃能睡,有一副好身板。她没读过书,说话喜欢直来直去,大声嚷嚷着和左邻右舍打招呼,常让外人误以为是吵架,她大着嗓门骂孩子,全楼人听得真真切切,是典型的急脾气。父母喜欢安静,却和聒噪的胖姜婶成了朋友。

那年父亲出差去外地,母亲发烧躺在床上,不仅饭菜没人做,家里的液化气罐也空了。情急之下,我跑去喊来胖姜婶,她二话不说,大声喊儿子去换液化气罐,又回家端来饭菜给我们吃,然后背起母亲去卫生所扎针。

连着几天,胖姜婶都给我们端来热乎乎的饭菜,还拿走家里的换洗衣服,把我们的白球鞋刷得干干净净。父亲回家后,拿钱上门道谢,胖姜婶急了,伸出胖手一把塞进母亲的衣兜,涨红了脸,嚷嚷着:门对门住着,近得像一家人,吃两顿饭算个啥事情?拿钱就是看不起我,今后再别往来!她态度坚决,父母只好妥协,心里认下了这个好姐姐。

父亲意外去世后,我们孤儿寡母,生活常捉襟见肘,胖姜婶及时帮助了我们。“长林,二东,以后婶子家的事就是你们的



事,都不许偷懒!”胖姜婶给儿子们下了死命令,凡是出力气的活,都让他们承包了。胖姜婶担心我们吃不好,耽误了长身体,经常加小灶,让我们过去蹭饭,最爱吃她做的酱焖鲫鱼,就着喷香的油饼,咬一口,别提多好吃。

生活的重担,让母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,朋友都不敢深劝。只有胖姜婶敢于直言,在一次母亲打妹妹时,她一把夺过母亲手里的笤帚,扔在地上,愤怒地大声骂:“你有个啥能耐,就知道冲丫头发火,她才几岁啊,你当妈的心这样狠,你要是不要丫头,我领回家养着。”妹妹才8岁,母亲怎么能不心疼?母亲捂着脸,嘤嘤地哭。胖姜婶的心被哭软了,黑红的脸上竟也悄悄滚落了两颗泪滴,但随即她就用手指轻轻一抹,顿顿嗓子,用洪亮的声音说:哭能解决啥事?哭能把人叫回来?你怕了吧,你是不是没能耐养活不起孩子?

胖姜婶的激将法奏效了,母亲提起精神,鼓足勇气,重新选择坚强。从那后,母亲对生活不再感到烦恼,而是积极地面对挑战和命运给她的不公。



公交男神

□李晨赫 文/图

公交车每日承载着无数南来北往的人潮。有进城的,有出城的,有买菜的,还有匆匆赶往学校的学生。乘客中有老有少,有男有女,有胖有瘦,有早有矮,有急于行程的,也有漫不经心的。有刚参加完朋友的喜宴喝高了想上车的,也有和老婆吵完架沉着脸赶路的。有木讷的,也有灵巧的,有爱哭的,也有爱笑的。说白了,公交车就是一条大船,舵手就是公交司机,你的心理素质,决定着大船航行的安全稳定。

公交司机绝不能跟着乘客的情绪走,你需要稳定的持之以恒的耐力。那状态是坐怀不乱,是旁若无人,是意念集中,是淡定从容。任尔东西南北风,我自驾车靠右行。稳若泰山,正气凛然,没有气概干不了,人云亦云不称职。

司机说了,你把我看成神了。其实我说你是神,一点也不过分,一车人的信任都给了你,一车人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了你,你没感到喘气都有压力吗?看得出来你非常喜欢自己的职业,工作热情高,心里时刻装着责任,脸上时刻保持轻松乐观,我真从内心里钦佩你是神,是我崇拜的那种类型的男神!

当然,神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。不遇上难事咋考察你的定力?咋知道你是真神还是假神呀?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到了,你遇到麻烦了。这不,有位小伙子,刚陪哥几个喝了,而且喝高了,上车掏钱买票,钱没投进款箱,掉到地上了。你礼貌地提示,请他捡起钱重新投。他却“腾”一下急了,张嘴就骂你,而且还用脚踩着地上的钱,执意让你自己过来捡。光他骂你不用说,旁边的老爷子还帮腔说你的短,说你家指定没人、没能耐,有能耐谁还干司机这活儿呀。

终于,旁边一位仗义的大姐看不下去了,弯腰捡起钱投进款箱,还替你回击:“小伙子一心一意开好你的车。咱们都是没能耐的,有能耐谁还来坐你的车!”话虽不多,却击中要害,臊得两位即刻哑口无言。你继续手端方向盘,二目圆睁,炯炯有神,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,除了对那位“女侠”心存感激,你别无他念,全神贯注握着手中的方向盘!

看你棱角分明的额头,年轻英俊的脸;看你手脚麻利,神情果敢;看你在班中能屈能伸,关键节点,狠把安全关。开起车是冲锋陷阵的勇士,打起仗也一定是所向披靡的军人。一车的乘客都奉你为男神。

“女侠”大姐趁着停车上客的当儿,问你:“小伙子今年多大,结婚没呢?”

你羞涩一笑,“孩子刚满月!”

还真听得几个年轻女乘客一声叹息。

■家庭相册

特殊婚礼

□金锋 文/图

照片是哥哥大嫂的结婚照。那是1970年,我刚刚两岁。家里有九口人,父母、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。大哥是家里的长子,在黑龙江珍宝岛部队当班长,驻守在祖国的边境线。其他的哥哥和姐姐们都在读小学、中学。

父亲是石咀铜矿井下掘进队长,在一次处理冒顶的事故中,为抢救工友身负重伤瘫痪在床。母亲由于惊吓和生活拖累患上精神病,不能自理。一家老小日子过得紧巴,也没个可以操持家事的“主心骨”。

大嫂嫁到我家之前是小学的代课老师,等待转正为正式编制,还想之后继续深造。在小学校里,有个语文老师胡老,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,一表人才、英俊潇洒,多才多艺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深受未婚女青年的青睐。他爸爸是公社主任。

胡老对大嫂很欣赏,承诺如果愿意和他恋爱结婚,就可以让胡主任帮助大嫂提前转正,还推荐上大学。胡主任亲自出面为儿子做媒,还答应他们除转正国家



正式教师,上大学外,还有三间砖瓦房以及富足优越的生活条件。大嫂的亲朋好友都看好这桩婚事。

大嫂家经济条件好,在家里是老丫头,从小娇生惯养,生活富足,衣食无忧。是那种有条件整天讲吃讲穿、梳洗打扮,油瓶子倒了都不用扶的娇小姐。这样的人嫁到我家当儿媳如明摆着就是吃苦受累,那缺吃少穿苦脏累差的日子怎么过。大嫂的亲戚朋友齐声反对,家里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她父亲发狠地说:嫁到他家,就断绝父女关系和经济来往。

大哥大嫂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。大哥是班长,英俊潇

洒。大嫂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喜欢画画。理想是毕业后当山村女教师。一本老式硬壳笔记本,是大哥当兵出发前给大嫂的定情信物。笔记本里夹着一张大嫂给大哥画的铅笔水彩画。这些都是大哥大嫂当初爱情的见证。

大嫂面临艰难的选择,爱情的天平偏向哪一边?

大嫂不顾家里的反对,放弃了当教师转上大学的理想;离开条件优越舒适的家庭,决定提前嫁到我家当媳妇,挑起生活的重担。当时中苏关系紧张,部队就给大哥七天的探亲假期。

大哥大嫂的婚礼很简单,就是到照相馆拍一张结婚照,留下“革命伴侣”的生死契阔。没有仪式、没有婚宴。没有喜庆的鞭炮,更没有玫瑰和婚纱。大嫂夹着自己的被褥,提着换洗的旧衣裤悄悄地离开家。她母亲叹了口气,含着眼泪追出来把三百元钱塞到大嫂的衣袋里……

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小秘密,原来大嫂出生的时候,由于她母亲年纪大体弱多病,没有奶水,饿得哇哇大哭。作为邻居的我母亲刚刚生下大哥,年轻力壮奶水足,就把她和大哥一同喂养长大,有时候还戏谑地叫她小儿媳。大嫂和母亲很亲近,大嫂嫁到我家,也是天定的缘分吧。